

亘古

青藏高原是离太阳、离天空、离自由最近的地方，那里可以洗练人的灵魂。

蒋光成●著

【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天 路

(下)

蒋光成 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路/蒋光成著. —五家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 - 7 - 80756 - 047 - 0

I. 天… II. 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1346 号

天 路

出版发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地 址 新疆五家渠市迎宾路 619 号
邮 编 831300
电 话 0994 - 5825298 5825226 5825228
传 真 0994 - 5822600
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7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56 - 047 - 0
定 价 54.00 元 (全二册)

第五章

1

那曲河水暴涨了，河水很冷。

深水桩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

常璐怕那些一直藏在水和草下面的风沙，因为天路的修建，把地表面上的水和草搬走了，从此没有了约束，慢慢地跑出来，把天地和环境踢腾得乌烟瘴气，把那种很眩目的昏黄色彩，像奔放的河流，像撒野的火焰，在天地间渲染出一种豪壮而又寂寞的风景。一开始，常璐就把这种属于塞外又属于西部的浩荡扯天的粗犷声音锁在了地表以下。他不想让这里磅礴的氛围里只有悲壮的歌声。高原的景色像荒野中行走的女人，清秀但有野气，这野气一旦撒起来，便会踏碎这里最脆弱的植被。

常璐要把这个像荒野中行走的女人一样的高原变成一个鲜嫩有水色而又很具个性的女人。

“用旋挖钻施工，可以解决保护原始生态的问题。”常璐在指挥部把这一方案定下来。

泥沙和沙砾一铲一铲被清出了河床，施工车辆排着长龙在河岸边一直延

伸了很远。海拔四千七百米的羌塘草原，在常璐的视线中城郭般地崛起，莽原连着莽原，经幡的尽头，一边通向地狱，一边通向天堂。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豪气，暂时把常璐男儿的脆弱用尊严包裹起来。可是，一旦闲下来，想起已经远离自己的妻儿，想起自己已经无法给他们一片护翼的天空，想起自己正在执著的事业已经引起整个世界关注的时候，他竟然凝噎无语，潸然泪下。

在河堤岸上，常璐又见到了仍然一步一个等身头去圣城朝拜的萨拉措。

萨拉措已经步入了踏歌而行的境界，他是一步一个脚印从青海丈量着上青藏高原的，而不只是像常璐乘车而来。常璐的脑海里这时忽然想起了索玛：萨拉措的经历怎么很像素玛？他记得索玛给他讲的年轻时的故事和经历，很感人，他听了之后，感慨万千。

索玛告诉常璐：大昭寺是西藏佛教徒心目中的金色圣殿。

在大昭寺，索玛有幸请佛祖释迦牟尼的十二岁等身像给自己开光加持。她认为她见到的这个佛和见到两千五百年前的佛祖没有任何区别。

沿千佛廊绕“觉康”佛殿转一圈“囊廓”方为圆满。索玛走进大昭寺前面的小广场，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被围墙围起的两块石碑。南边一块便是唐长庆三年用藏汉两种文字刻写的唐蕃会盟碑，高三点四二米，宽零点八二米，厚零点三五米。

公元九世纪，唐朝与吐蕃王朝达成和好，以求“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务令百姓安泰，所思如一”和“永崇甥舅之好”之目的，立此碑于大昭寺前。如今碑身虽然已有风化，但至今大多数碑文仍清晰可辨。碑的旁边有一棵柳树，据传由文成公主亲手种植；当地人称为公主柳。

索玛和祖父就是在大昭寺逛完大殿，出门绕大殿一周时认识了川仁卓玛的父亲丹增措的。他们共同围绕着此处的三百八十个转经筒一个个紧挨着边走边推动着转经筒，以一个很虔诚的信徒做完了自己的必修课。从庭院出来，他们便同时抱以对方以会心的一笑，再后来，他们便成了一家人。

索玛一直住在羌塘草原，和丹增措结婚后，再没有离开过那里。丈夫丹增措很爱她，但在一次胃切除的手术中因为大出血，过了十多年就去世了。由于那一次事故和丈夫的病逝，索玛从此一直是一个人生活。其实，在她心里始终装着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叫什么名字，具体在干什么，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可是，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生活得怎么样，因为时间久远，她又一无所知。但她却执著地坚信，这个人一定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川仁卓玛成了索玛心中的希望。

正是如花似玉的年龄，索玛却发现川仁卓玛和萨拉措有了缘分，萨拉措一直执著地想了却一种虔诚朝拜的心愿，她也相信川仁卓玛一定会等着萨拉措回来娶她。

可是川仁卓玛太累了，她在痴痴的苦盼中感到了无望，心灵疲惫到了极点。她现在只想离开高原。因为，绿色让她感到了视觉的疲劳。

“你知道药王山吗？”和韩江雪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刚挤完奶回到帐房的索玛盯着韩江雪看了很久，直看得韩江雪发怵，她突然问道。

“药王山？知道啊！有事吗？”韩江雪不解地问。

“当然。你真的去过那里？什么时候？你长得太像一个人了。”

“谁？”

“韩云飞。”

“他是我的父亲。怎么，你们认识？”韩江雪没想到，做梦也没有想到在雪域高原，竟然也有父亲的故旧。他感到有些不解。

“是啊！我说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你看我这记性，想起来了，现在想起来了，对，是在药王山。韩云飞是你的父亲？像，确实像！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从索玛自言自语的神态中，韩江雪看出了她似乎心中装了许多心事。她像是对自己说话，又像是在时空隧道里回味往事。她的语言逻辑混乱而迷茫，从她那散乱的思维中，韩江雪不知道索玛要告诉他什么。

突然，他看见索玛的眼泪流出来了，他站起来想去安慰她，却发现索玛又悄悄地掩面擦去了泪痕。只见她口内还喃喃作声：“是他吗？这怎么可能？他真的还活着？他的身体看上去是那么硬朗，应该还活着。他在哪里？现在还好吗？哎，我怎么会说这些。他还记得我吗？他告诉过你他在西藏的事了吗？这么多年过去，他一走就再没有了一点消息。人哪！”她望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神思仿佛完全沉浸在里面了。

韩江雪搞不清楚，这药王山到底和父亲、和索玛有什么关系？

药王山是和布达拉宫咫尺相对的一座山陵，它的东侧有个造型奇特的石窟寺庙，坐落在药王山东麓陡峭的山腰上，叫查拉鲁普。相传，它顶上的山崖是文成公主思念家乡时向东方朝拜的地方。洞窟开凿于松赞干布时代，据说藏王松赞干布的木雅妃如雍在查拉鲁普山崖上雕刻大梵天神像，又在石窟里开凿了转经廊道。转经廊道的岩壁上刻有六十九尊石刻造像，六十六道两边排列石刻神像，北面石壁上有松赞干布与文成、尺尊两位公主以及心腹重臣的造像。洞内光线暗淡，全靠酥油供灯照明。药王山后面有拉萨十分著名的万佛墙，附近有很多刻玛尼石的人家。

在索玛心里，这已经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一件很久远的事。

韩云飞正坐在拉萨临时租住的、离药王山不远的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整理着天路全线的资料收集和汇总。

他在这里住了近三个月了。三个月来，他和西藏军区后勤部的同事已经就修建天路的可行性作完了全方位的调研。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又先后参与了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完成了从兰州到拉萨的铁路全线的踏勘。

韩云飞是这间办公室的主人。此时，他正在翻看秘书刚刚送来的一本最新的踏勘资料：“兰青线初步定于一九五九年建成通车；西宁至格尔木从当年踏勘开始，一俟条件成熟即开工兴建，该线要穿越世界上唯一一条‘万丈盐桥’……”

正在这时，办公室的门“砰”地被撞开了，索玛冲了进来：“快，你快来，丹增措不行了，大……大出血……”

“索玛，不要慌，不要慌，有话慢慢说。来，先喝一点水。你刚才说谁大出血了？丹增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韩云飞急切地问。

“是这样的。丹增措最近一段时间总是感到很饿，老是嚷着吃不饱。我把家里能做的都做给他吃了，可他还是嚷着要吃。这几天他去外面不知哪儿弄来了一些稻糠，一直拌着杂粮做熟了吃。前几天他嚷着肚子疼，我没在意，弄了一些止疼片给他吃。可是刚才他突然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我把他送去了医院，医生说是什么胃出血？需要输血。这胃出血到底是个什么病？”

“输血？走，咱们马上去医院。”韩云飞穿起衣服和索玛飞也似的向医院赶去。

韩云飞翻开了病人的病历：“丹增措，三十二岁，B型血。”病历详细记载了病人的胃病病史，并诊断出丹增措如果不及时做胃切除手术，最多只能活半年。医生拿起丹增措血样化验的结果，不禁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如果在三天之内没有人给他输血，丹增措必死无疑。”他还告诉韩云飞和索玛，医院目前正在征集血样，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例和丹增措同样的血型。

“抽我的血吧，我是O形血，万能输血者。”韩云飞说着，就挽起了袖子。

“你？”索玛懵了，她想，那哪行呢？

“我怎么了？我的身体你放心，没问题。”在韩云飞的坚持下，他的500CC鲜红的血流进了丹增措的身体里。在以后近三个月的治疗中，丹增措脸上很快有了红润，逐渐恢复了健康。

索玛结识韩云飞，缘于药王山。

那时，韩云飞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拉萨。一路上，除了在格尔木的南山口看到一些在风中摇曳的白杨树外，汽车驶上青藏高原之后，就再也没有看

见过一棵树。直到过了羊八井，他才见到了零星星的树在阳光下撑起的一片片绿伞。到了拉萨，他每天下班之后都会登上药王山东麓陡峭山腰上的查拉鲁普，看着拉萨城区一条条街道上望不到头尾、郁郁葱葱的林带，看着林带中间公路上奔驰的汽车和沟渠中潺潺的流水，看到挺拔威武的法国梧桐、红花诱人的合欢、姿态优美的冠榆等不同品种的树，朝气蓬勃地伫立在街道两旁，组成一条条绿色长廊，当他看着主干街道上四米多宽的绿化带，笔直地向前延伸；当他站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公园，领略着颇有江南风情的鸟语花香……他绝对不会想到，他所站立的地方，曾经是被人们视为“世界屋脊”的中心。一切的一切，包括拉萨的天，拉萨的地，都因为即将建设的天路而改变了模样。拉萨的绿色，是生命的延续。在这里，太阳是新的，生命是新的。拉萨的绿色，有一层美丽的金边。

想到这里，韩云飞兴奋了。

从药王山下来时，他正好碰见了来拉萨陪祖父朝拜的索玛。他只是不经意地看了索玛一眼，脚步便鬼使神差似的不由自主地站住了，仅仅是两双眼睛的对视，就让双方洞穿了对方的心灵。索玛一见到韩云飞那双眼睛，就觉得那是她很多年前梦里早已熟悉的那个人。没有中介，也没有人穿针引线，他们就那样自然而然地相互产生了好感。在拉萨呆的日子里，索玛三天两头去找韩云飞。她离开拉萨回到藏北高原后，韩云飞只好给索玛写信联系。没想到一周后索玛竟回信了。信纸上淡淡的酥油混杂着香水的味道透着女孩特有的温馨和灵秀。

每次见邮差来，韩云飞都会跑过去询问是否有自己的来信。从此他们开始了长达两年的通信，写信和等信成为韩云飞工作之余的主要内容。有时索玛的信晚来一两天，他都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从索玛热情的来信中，韩云飞也能感到那种细腻温婉的关怀和令人回味的少女情愫，他发现自己已经深深爱上了索玛。索玛再一次来到拉萨后，韩云飞提出两人见上一面，索玛同意了。在药王山，他们双双坠入爱河。

后来，就有了川仁卓玛。

那一天，索玛告诉韩云飞，海拔近三千七百米的拉萨是一座具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高原古城，拉萨的日照时间一年长达三千多个小时，被称为“太阳城”和“日光城”；她还告诉他每年六至七月份，是高原古城拉萨的黄金季节。这个时候，高原上风光多彩，绿树成荫，百花盛开！充足洁净的阳光，宜人的气温和昼晴多夜雨，把拉萨装扮得分外妖娆。同时，这里还有一个显著的气候特色就是气温宜人，日温差大。每年的六至九月气温月平均摄氏十四点三度。从同纬度的重庆、杭州在这个季节里来到拉萨，就好像进入一个具有天然空调设备的城市。如果在那个时节来拉萨，一定会感到阳光耀眼夺目，天空碧蓝，明亮洁净……索玛的滔滔不绝把韩云飞的心都说醉了。

半年以后，韩云飞被选送往上海的一所大学深造。当拿到录取通知书时，他激动地给索玛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但让他感到蹊跷的是，他没有收到索玛的回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难道索玛没有收到信？或者，是索玛病了？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味，他不愿意把事情往坏里想。他想去探望，又害怕影响藏民的风俗。他想来想去，觉得等待不是最好的办法，还是毅然决然地根据索玛信中的地址找到了索玛的家。

当韩云飞出现在索玛眼前的时候，索玛眼眸中流露出激动的一刹那，眼神又很快暗淡下去，她有些机械地将韩云飞让进了屋里。那时，索玛已经知道自己怀孕了。

由于紧张和突然，气氛一时有些尴尬。索玛几次为韩云飞倒水，开水都烫着了了她自己的手。很长时间，韩云飞的情绪才平静下来。从索玛淡淡的话语中，韩云飞知道索玛的祖父已经为她订婚了。韩云飞很伤感。临离开时，韩云飞用期待的目光看着索玛说：“如果有可能，我可以等！”索玛未置可否。

韩云飞天真地认为，索玛对他的冷淡是因为有祖父之命，媒妁之言，索玛本身并没有变心。现在是新社会了，讲究婚姻自由。所以在大学第一学年

的暑假，他再一次来到藏北高原探望索玛。

索玛不在家，她的母亲说索玛去了玛旁雍错，半个月后才能回来。

离开巴嘎向西南走十多公里，翻过一道山岭，便是玛旁雍错湖。玛旁雍错有“世界江河之母”的美誉，是唐朝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称为西天瑶池的地方，它确实令人痴迷沉醉。一望无际的湖面，在风平浪静时，犹如明镜，蓝天白云雪峰峭壁倒映其中，出神入化；微风过后，拂起阵阵涟漪，像一串串音符，引发心灵的震颤；云开雾散之际，波光粼粼，似堆金撤银，给人以富足感。

玛旁雍错海拔四千五百八十七米，湖水由冈底斯山的冰雪融化而来，清澈甘冽，纤尘不染。湖水最深处为八十一米八米，湖心透明度高达十四米，是中国目前实测透明度最大的湖。

索玛却对藏传佛教情有独钟。这次出来，她在很多时候更像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一路上见神山就拜，遇寺庙就叩头。来到玛旁雍错，她又用一个可盛两三斤水的壶，装满了玛旁雍错水，打算带给南下求学的韩云飞……

坐在玛旁雍错湖边，索玛说她的最大梦想是如果将来有机会，她一定在这里买一群牦牛，找一个勤劳善良、不抽烟、不喝酒的男人做伴，冲破高楼大厦的囚锁，摆脱闪烁不定的霓虹灯的干扰，远离城市的喧嚣，抛弃强烈的竞争之心，从种种俗世的烦扰中解脱出来，让负重的灵魂得以喘息，一切顺其自然，安稳平和地过完一生。但是，她的心里也很清楚，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她的祖父已经为她选好了郎君，不日即将完婚。自己还有什么资格再接受韩云飞那份爱呢？所以，她这次出来到玛旁雍错，完全是为了散散心。在这里，她好像又回到了自己的家。牧民们天天给她送来牛奶、酸奶，每天晚上，他们围着一盏油灯坐在大帐篷里，有时聊天，有时讲故事，有的学唱藏语歌，其乐融融。她已经完全忘记了生活中的烦恼。可是，到了夜阑人静的时候，她的心又回到了韩云飞的身边。其实她也很明白，自己深深地爱着韩云飞。可每次看到母亲凄凉的目光，她的心里跟刀割一样难受。她觉

得祖父这一辈子挺难的，自己的父亲早逝，是祖父和母亲把她拉扯大的。她不愿意违拗祖父的意愿。可是，她又很想知道，韩云飞现在在干什么。

半个月后，韩云飞又赶到拉萨，他用省吃俭用的钱为索玛的祖父和母亲买回了一大堆水果，可是索玛还是没有回来。他度日如年地过了一周，终于等到了索玛回来。和上次一样，索玛回答得很平淡：“回去吧，不要再来找我了，我知道我们之间不可能，真的不可能，我已经报名去了牧区，过几天就要上班了。”

韩云飞有些失望，但他仍认真地说：“这不是你的心里话。如果仅仅是风俗不同，我完全可以尊重藏民的习惯……”

索玛愣了一下，两行清泪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她低着头，用手摆弄着自己的发梢，随即很坚决地说：“我们之间不可能也不合适。你不要耽误了自己的前程。”

韩云飞说：“没有你，我的所谓前程没有任何意义。你是嫌我不懂藏语还是嫌我长得不好？或者不会体贴人？”

看着韩云飞痛苦的表情，索玛只是一味地摇头，但她有什么办法呢？韩云飞知道从见面的第一刻起，索玛就已经爱上了他。只是在世俗的面前怯步了，韩云飞听懂了。

但是，他很不甘心自己美好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他含泪对索玛说：“在你没有结婚之前我是不会放弃的。”

在此后长达二年多的时间里，韩云飞每天都给索玛写信，逢年过节就为索玛寄去精美明信片。韩云飞的家里很穷，为了给索玛买礼物，韩云飞常常吃最便宜的饭菜，上街也舍不得坐公交车。尽管他收不到索玛的一封回信，但他相信，只要自己真心付出，总有一天会打动索玛的。

半年后，看自己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索玛的丝毫反应，韩云飞决定改变策略，为了使索玛更好地了解自己，韩云飞在给索玛的信中写道：“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爱是不能勉强的，我不怪你。但我们毕竟有许多心灵相通的东西，

做不成恋人我们就做朋友，行吗？”果然，索玛回信了。

俩人的关系似乎又回到了从前。

索玛在牧区作了一名挤奶员。牧区的兽医丹增措就是索玛祖父为她选定的未婚夫。丹增措是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他被索玛的文静漂亮所吸引，经常主动帮助索玛；索玛也很欣赏他的人品。日久生情，俩人很快相爱了。索玛知道，尽管韩云飞已经给她挑明了，他们今后以朋友的方式相处，但她能从韩云飞炽热的眼神里感受到他的爱意。为了让韩云飞彻底死心，索玛只有将自己将要嫁人的消息告诉了他。韩云飞听后悲愤地说：“我不知道我哪点比不上他？告诉你，只要你没结婚，我就一直等下去……”

大学毕业时，韩云飞放弃了留在南方的机会，坚决要求留在了拉萨。离索玛近了，韩云飞三天两头去索玛的单位找她。而索玛呢，每次都以礼相待，不冷不热。

又过了半年，索玛和未婚夫丹增措举行了婚礼。结婚前一天，索玛把自己怀孕的事告诉了丹增措，她说：“我没有办法，只能答应祖父和你结婚。当然，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丹增措眼睛里只是闪过了一丝犹豫，就答应了。婚后，尽管生活清苦，但索玛与丹增措恩恩爱爱，川仁卓玛的出生更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可是，为了出去放生，丹增措却出事了。

在藏族地区，很多习俗都是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的，放生也是如此。

索玛曾经告诉韩云飞：西藏古代盛行的原始宗教是苯教，也称黑教。由于对各种神鬼精灵和自然物的敬畏，苯教徒常用牺牲来祭祀神鬼精灵，史书记载曾出现过“血流成河，肉堆成山”之说。后来，高原上的佛教替代了原始苯教。

藏传佛教与苯教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提倡不杀生，随之又有了放生之俗，并延续至今。放生最初流行于后藏阿里一带，后自西向东延伸到西藏各地。放生作为一种藏族民间文化，在藏区因富裕程度不同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表现手法多样，心理、目的也各异。

无论农区牧区，藏族人几乎家家都养奶牛，喝的牛奶、用的酥油都是它的恩赐，所以在家畜中奶牛也最受宠。许多山村都有将奶牛尤其是老奶牛放生的习惯。有些奶牛从小就生活在主人家，跟随主人十年或二十年，和主人家庭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为主人家作出了贡献，所以当它老了后，主人对它就更加关心更加疼爱，不打不杀任其自由地生活。

为了求家人平安，藏区内许多人将自家某一特定的牛或羊作为放生对象，任其自由生长，不耕、不驮、不杀、不售，死后其皮肉也都不用。也有的人家在自家的羊群中选出一只或几只公羊放生，在它的耳朵上穿个孔，系上不同颜色的布条以示区别。在康巴藏区山里草坝子上常年散落着几只甚至几十只一群的放生羊，其主人已经完全放弃了对它们的所有权。

在康巴藏区，最常见的和为数最多的是放生公鸡。当家里有人生病时，就请活佛或道士打卦，然后将一只或几只公鸡放生，把它送到神山或寺庙里，不管不杀，即使它回到家中也不杀，任其自生自灭。在那些地方的神山或寺庙周围，四季都有成百上千只公鸡，都是当地人放生的。

放生对象不仅是牛羊，还有鱼类及野生动物，所以其结果达到了保护生态的目的。如大多数坐落在水边的村寨藏家，从来不打鱼，也不吃鱼肉。有些上年纪的阿爸阿妈还经常守在河边，劝说外来渔人不要打鱼，甚至将他人打来的鱼买下再放回到水里将其放生；有的人在山上见到受伤的动物，不但不杀它，还给它食物帮它疗伤，直至伤好再放归山中。

婚后一年多的一个夏天，丹增措在放生途中突然感到肚子疼痛难忍，开始他还坚持，到后来他竟然疼得在地上打起滚来。根据临床诊断，丹增措的胃病已经造成大出血，并引发了胃部部分消化功能丧失，需要切除三分之二，今后不可能再干重活了。手术需要一笔很大的费用。索玛拿出了家里的全部积蓄又四处求借还差三千多元。医生说如果再耽搁有可能引起整个消化系统萎缩，严重会导致生命垂危。凑不够手术费，悲痛又无奈的索玛只好将丹增

措接回家，整日以泪洗面。

韩云飞知道了索玛家里的变故，非常难过。到现在他才发现，他的心里其实一直深爱着索玛。这么多年过去，他一直忘不了她。虽然他也知道，这样的爱是没有结果的，但他无法忍受自己所爱的人遭受苦难。

当韩云飞把自己东拼西凑借来的三千元送到索玛手中的时候，她的眼睛湿润了。他真诚地告诉索玛：“拿上吧！就算是接受了一份朋友的祝福。对不起，我知道，爱是不能勉强的，真心祝愿你幸福，我们毕竟是朋友。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尽快为丹增措做手术，时间拖久了，会耽误治疗的。”

没想到，丹增措因为拖延了手术而导致了感染，造成腿部肌肉大面积萎缩，已经不能行走，只能卧病在床了。他的情绪开始变糟变坏，不但经常对索玛大加呵斥，而且有几次索玛为他喂药时，丹增措还一下子打翻了药罐，滚烫的药汁倒了索玛一身。

但是，索玛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拾起破碎的药罐，重新为丹增措熬汤煮药。丹增措忍不住失声痛哭。

一天，丹增措趁索玛去学校送孩子上学时，用桌上的水果刀割腕自杀了。索玛回来发现丹增措右手臂垂在床沿，地下是一滩血，吓坏了。她立刻把丹增措送进了医院。丹增措醒来后悲伤地喊：“你让我死吧，你为什么要救我？”夫妻俩抱头痛哭。

日子熬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丹增措对索玛说：“你还年轻，再找个人吧，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活受罪。”可索玛死活不同意。丹增措说：“你不答应我就死给你看！”为防丹增措再出意外，索玛只好违心地答应了。

其实索玛的“丈夫”人选，丹增措早已心里有数。自己生病期间，看到韩云飞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丹增措已经心知肚明。眼前这个重情重义的汉子，多年来一直默默地爱着索玛。所以当韩云飞又来探望他时，丹增措抓住了他的手说：“兄弟，我知道，我这病只能一辈子瘫在床上了。索玛还年轻，她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我不能拖累她一辈子。如果你不嫌弃，我想……把她

的下半辈子托付给你，希望你成全……”

韩云飞一愣，说：“丹增措，你需要照顾，再说索玛的心里只有你啊！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丹增措急了：“兄弟，你是不是因为索玛和我结了婚，看不上她了？你是不是要我给你磕头才肯答应？”

丹增措把话说了到这个份上，韩云飞只好应允了：“丹增措，我答应你，只是你要答应以后让我和索玛一起照顾你。”丹增措宽慰地点了点头。

丹增措的话使韩云飞忽然有了一种责任感，如果说随着时间的流失，那种在他心中初恋的灼痛感已渐渐变得淡薄的话，那么现在当他看到索玛细心周到无怨无悔地照顾残疾的丈夫时，他对索玛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崇敬感：自己所追求的不正是这样的女人吗？

在丹增措的安排下，韩云飞与索玛有了一次约会。韩云飞本以为一切已经水到渠成，没想到索玛却说：“韩云飞，对不起，我爱丹增措，除他之外这一生我不会再爱任何人。我不能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他。我很感谢你的帮助，如果我们还是好朋友，你就走吧！”面对索玛，韩云飞一下子愣在了那里，他有了一种被嘲弄的感觉。

看到韩云飞远去的背影，索玛哭了。想起在丹增措生病期间韩云飞的表现，她内心惭愧不已。她知道韩云飞是个好人，自己无以为报，她感到了良心上的深深不安。

两天之后的一个夜晚，索玛安顿好丹增措，独自来找韩云飞。索玛的到来使韩云飞深感意外。单独处在这样的空间，俩人反倒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最后索玛终于说：“韩云飞，如果你同意，今天晚上，我……就不走了。”

韩云飞愣住了，马上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他小心地问：“你……爱我吗？”看索玛不语，韩云飞道：“你这是报答我吗？你这是侮辱我也在侮辱你自己！”

索玛泪流满面。

韩云飞意识到自己说的话有些过激，他平静了一下，语气缓缓地说：“对不起，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你知道的，我不需要这个。我为你所做的一切，是我认为应该做的，你不必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地方。好好地爱丹增措吧！”

索玛泪水涟涟，对韩云飞深深地鞠了一躬：“谢谢你，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你是真正的男人，作为一个平庸的女人能被这样爱过，已经是一种奢侈的幸运。如果有来世，我二定报答……”

不久，韩云飞专门托人从北京为丹增措买了一辆轮椅托运到藏北高原。当他来到索玛家的门口，他看到了这样一幅图景：丹增措半卧在床上，索玛正一勺一勺地为他喂药，从俩人偶尔对视的目光中，他看到了一种永恒美丽的东西，那是真正发自内心的爱的力量啊。他默默地将轮椅放在门口，轻轻地走了。

正是阳光柔媚的四月，街边的唐槐已经绽开出嫩绿的叶片。春风拂面，韩云飞的心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澄澈透明。他在想：爱情真好！可有一种爱只能深深地留在心底，用一生来回味，比如他对索玛的爱情。

2

有了和冷枫在羌塘草原的经历，可韩江雪却对她爱不起来。原因很简单：只要看见冷枫，他就想起了上官白云，想起了上官白云，他就想起了常璐，是这个男人让他失去了爱情！他怎么能够去爱他曾经穿过的那件旧衣裳？当然，他不会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告诉冷枫。他也知道这是一种要命的妒意，但除此之外他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调节自己的心理平衡。这么一段时间以来，他就是在这样一种心灵的空间里游荡，就如同一只丧失了家园的孤魂野鬼。

可是，和川仁卓玛在一起，他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他认为眼前这个姑娘很单纯，很开朗，经常让他在无望时看到了一丝透眼的光亮。和川仁卓玛在